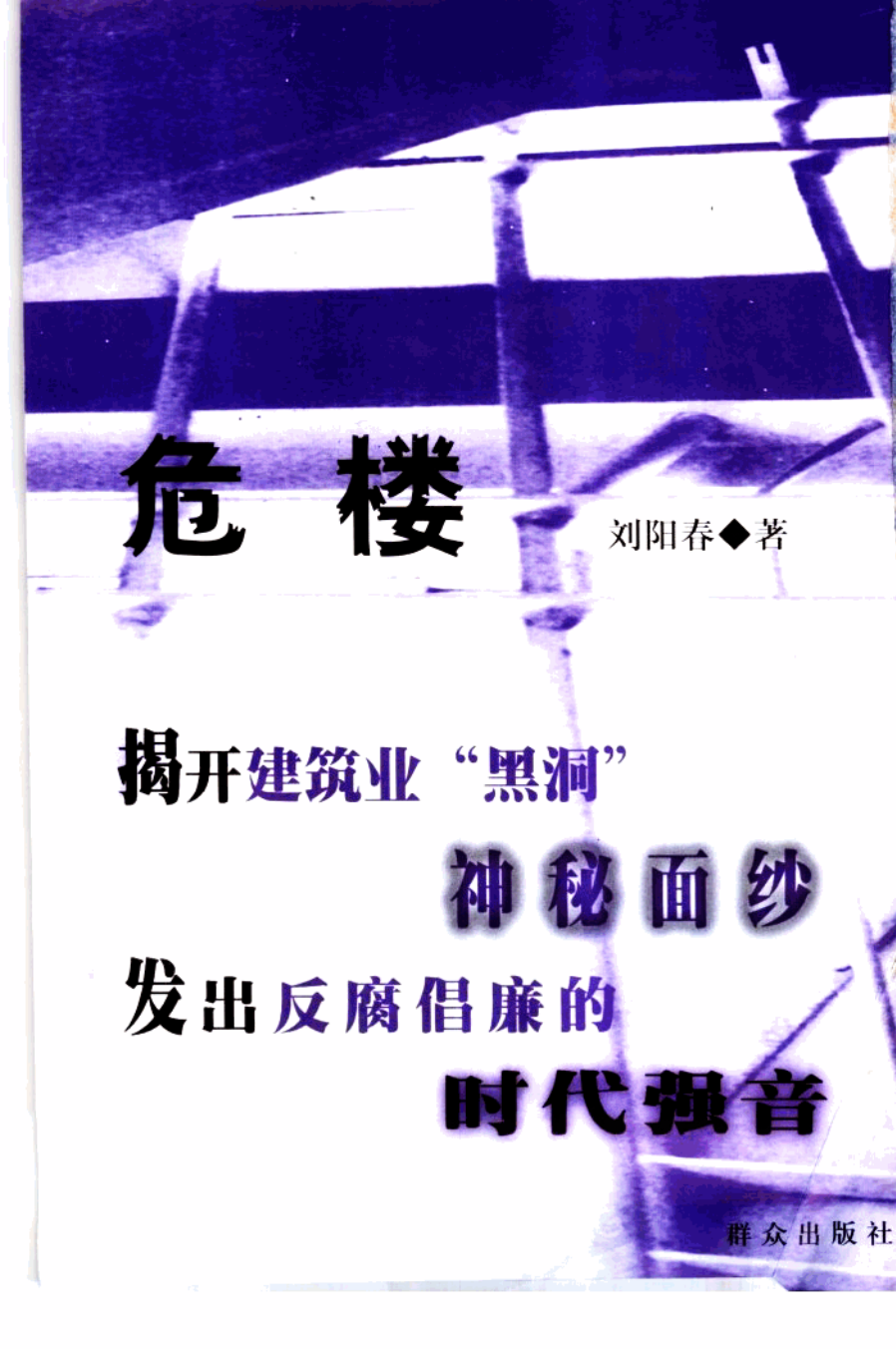


初阳春 ◆ 寒

再现当代中国建筑业腐败真实图景

危楼

群众出版社



危楼

刘阳春◆著

揭开建筑业“黑洞”

神秘面纱

发出反腐倡廉的

时代强音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危楼/刘阳春著. - 北京: 群众出版社, 1999

ISBN 7-5014-2015-7

I. 危…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0679 号

危 楼

刘阳春 著

责任编辑: 王志楨

封面设计: 王紫华

技术设计: 王焰华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67633344 转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8

印 刷: 北京地质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262 千字

插 页: 2

印 张: 13.25

版 次: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14-2015-7/I·830

印 数: 5000 册

定 价: 19.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干吧	(1)
第二章	心累	(18)
第三章	批条	(34)
第四章	银湖	(56)
第五章	红包	(77)
第六章	从前	(100)
第七章	原则	(120)
第八章	鸟儿	(139)
第九章	佛事	(158)
第十章	凶案	(172)
第十一章	冲突	(190)
第十二章	出卖	(203)
第十三章	霸道	(220)
第十四章	搅和	(240)
第十五章	骄傲	(258)
第十六章	雨夜	(278)
第十七章	爆炸	(300)



第十八章	发现	(316)
第十九章	化解	(337)
第二十章	开标	(352)
第二十一章	协议	(372)
第二十二章	特批	(395)
回望九八 (代跋)		(419)



干 吧

基围虾跟基围虾不同，比如清水煮过蘸佐料吃的，与加了佐料烘烤的，就很不一样。前者嫩，后者酥；前者味淡，像诗，后者味重，像小说。或者说，前者像圆圆扁扁的黑色云子，后者像厚厚大大的白色云子，它们窝在两个青花瓷盘里，如同挤在装围棋的专用簸箕内——而餐桌就是棋枰，齐维益就是这样在感觉，不伦不类地想。

还是大龙虾，用一只木船端上来时他正在听老田讲话，一晃眼看见，几乎吓了一跳，悄悄吸了口气。那么大的头啊，摆在面前，自然要由他先动箸……真是，鲜美根本就不是味道，鲜美是虾和船本身。已分不清哪是鲜美哪是虾，味道消失了，



口舌肠肚间只剩下那么点儿惶惑与恼怒——这也是虾！虾如鱼，是没见过更没吃过的，吃过的只是那些朝天椒般大小的小家伙，吃得人满嘴土腥气。再就是那种一元两斤、在臭水沟里谋生的大头虾——每到夏日黄昏，它们就在集贸市场附近的街面或沟沿乱爬，或者干脆死在那里，让空气烙上它们的愤怒的臭气。齐维益顶喜欢它们，称上两块钱，用毛刷刷干净，煮熟，麻油酱油葱姜蒜调成一小碗，把那早已通红卷成一团的家伙们剥来边蘸边吃，就了酒，实在是人生一乐哩。此菜称作虾球，亦名龙虾。想到它了，眼前的大龙虾就有点让人不解，心里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那龙虾不是这龙虾啊。虾的概念遭遇了这般冲击，自己餐桌上的保留菜目，原是那样一道美味绝伦的菜肴，却忽地变了模样，是不是像一个老朋友突然割了双眼皮，隆了塌鼻梁？真叫人莫名其妙难以心安。这些想法当然不能说出口。

冶金勘察设计院的田仁民说：“吃吃，齐主任，正宗高蛋白，又鲜又补又高贵。”有人笑道：“皇室菜。”谢新说：“这道菜老田请我可是从没上过。”谢新是江州市规划局办公室的业务秘书，齐维益项目报建的“中间人”，这顿生猛宴正是他撮合的。田仁民一脸的厚道，笑着解释：“今天不是上了吗？”谢新斜眼看田仁民，隔桌伸手要与齐维益握，齐维益不解其意，但还是放了筷子伸手让他捏住摆。又听他说：“谢谢你谢谢你齐主任，秃子跟月亮走，今日能结识这么大的龙虾可是得亏你了。”满桌子都笑了，接二连三就有人敬酒，吵吵闹闹拉拉扯扯疯疯癫癫，脸通



红的齐维益身不由己一一应过。谢新绕过来硬是拽了他要单独碰三下，人来疯似的，酒在桌面一路洒过。

谢新三十多岁，虽是正宗小知识分子，但在用足赤金铸成的规划局呆了六、七年，频频酒宴让他染上了不少亦官亦商的应酬习气，自满轻佻是掩饰不住的，还有点融进习惯里去了的油滑与夸张。一个农村孩子，冲出来，在这样的单位站住脚，并颇得上司青睐，真是祖坟埋得好，外人设身处地想想，轻薄一点又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他与他一圈的齐维益刚认识几天，却早已老朋友得什么似的，随便得很，弄得齐维益暗暗佩服不已。齐维益本有点酒量，现在没喝多少却恍惚了，这样的灯光，飘来飘去的音乐，满桌人的众星捧月，尤其是还有那着锦缎旗袍小姐的芳香微笑，一双玉手捉了酒瓶，吟吟叮叮注酒杯中……岂非白水也要醉人？他四十好几的人了，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是个什么（走了点运的平头百姓罢了），因而不会也被这好酒宠得张狂起来。只是身子由不得心，有点微微的飘浮感，完全把捉住自己很难。

额头冒汗了，齐维益擦了擦，离座说去卫生间。卫生间大如教室，洁白敞亮，飘着淡淡的香气，很受用。齐维益心想我弄错了，推着门的手一松，人缩了回来，抬头望门楣的黄色镀金标示牌。是英文“厕所”吗？字母旁还精致地镂刻了挺形象的标识——大约是个式样特别的小便池吧——不是厕所是什么？复入。深呼吸后更有了自信，绝对是厕所！到处没有小便池，镀金牌上镂刻得倒很精致很形象，怎么现实中就是没有？只有几个门板洁白的隔档。



正犯嘀咕，一声惊叫吓他一跳，有个女人两手捂嘴惊恐地看着他，转而旋风般跑了。他感觉到了不寻常处，怔忡片刻，慌慌张张跟出——恰巧有保安在门口（是女人刚召唤来的？），女人藏在保安身后，惶悚不安地盯牢他，嘴里嘀嘀咕咕。

保安说：“先生，你进女厕所干什么？”“我进女厕所干什么？”齐维益扭头望门楣，见那镂刻在上面的形象便池这时其实像只高跟鞋，而另一扇门的门楣上则刻着支大烟斗，顿时明白自己是走眼了。他尴尬地笑，支吾着想作解释，路过的客人停下去，不睬他，只兴致勃勃听女人讲惊险故事。保安见状说：“请跟我走一趟。”把他带进走廊中部一间空房。齐维益相当紧张，主要是难为情，心想惹出这种鬼麻烦真是讨厌。保安掩了门，转身说“啊、嗯”，齐维益则急着要解释说“这样的是这样的”，心里认为让稀奇古怪的高跟鞋作标识，真不如镂个卷发女人头或者乳房什么的，免得让人误作是进口新款小便池——却不知怎样才能表达得婉转有力。这时听保安说：“先生一定是弄错了，多喝了两口是不是？下次可要小心点哦。”

齐维益在走廊站了会儿，脸热热地想，实在不能怪我，这样的鬼地方谁来过呀？农村，工厂，做井底之蛙，一晃三十年，昂贵的公费生猛物平生第一次品尝（当年到北京串联吃毛主席的公费肉丸子除外），而且是在星级饭店，贵族似的被漂亮女孩侍候着饕餮。个刘姥姥的！灯光啊音乐啊地毯啊壁画啊，晕头，再喝上几杯，怎么会不进错厕所？上任三天，头一件工作是认识龙虾，钻进女厕



所。不错。他把脸啪地拍一下，深吸气，冷静，放松，微笑着走进伊甸园包房。

接下来便是鲈鱼鸡肾四角蛤蜊的进攻。精致的小酒精炉是刚上的，蓝焰伸伸缩缩，小铜锅咕嘟咕嘟轻响，红枣山药莲子枸杞香喷喷地炖鸡腰。有人为齐维益舀了一勺。田仁民说：“齐主任什么不吃这个要吃，公鸡蛋，壮阳补肾，味道也特别，是这家酒店的特色菜。”谢新说：“你要吃。田老板每天吃一碗，你看他、们——”谢新摸摸田仁民的头，再指指锅里的公鸡蛋，“像不像？”食客们粗俗地笑了。酒精起了作用，连田老板的跟班们都掺和进来，红脸白脸胖脸瘦脸都在灯光下高兴地晃。田仁民并不着恼，等着笑声歇下来，一本正经说：“这东西真是好东西，专家说，这么一小锅，若叫一个运动员都吃下，那就完蛋了。”齐维益诧异道：“那为什么？”“尿检阳性，金牌取消。”田仁民说着自己先哈哈笑了。

齐维益埋头吃那肾，暗想：谢新说出来吃顿便饭，让田仁民买单，这就是便饭吗？得花多少钱？一个下岗职工……不，三个，八个吧。按自己的下岗标准，这顿吃喝总得花……能这样吃喝的人……有人常这样吃喝吗？他们总这样吃喝？穷苦者都知道有人在大吃大喝，而且漫无目标地骂骂叽叽，可他们都知道大吃大喝是怎么回事吗？依他的习性，不想参加任何“便饭”，过惯了寻常百姓吃自家粗茶淡饭的日子，破旧的小屋总是自己的，自由自在的清淡，什么“便饭”能那般自得其乐？但又参加了，一是刚踏入一个新天地，容易随随和和听人摆布，二是骨子里



也是想试点新鲜的。进错厕所的事早忘了。每张脸都有汗，酒杯筷子频频起落。谢工和田经理二人关系不一般啊。他数次打量田仁民，印象里的包工头都是霸道狡猾油腻的下九流能人，可眼前这位看不出这迹象，来之前心存的一点戒备，现在都化为乌有，化为一点自责。倒是年轻的谢工，打得天下的样子，农村杀出来的小伙子厉害啊。谢新老说“干吧”，脖子一仰，就干了，这让他想起那日与小弟维亚的长谈，最后自己说的也是两个字“干吧”——不过那“干吧”和这“干吧”并非一个“干吧”，两者却有那么点特别共通的含意。双关？借代？粘连？

有手机嘀铃铃叫。齐维益没反应，仍低头喝汤。有人说是你的手提吧齐主任，连说两遍他才恍然，笨手笨脚拿包、取机、掀盖、摁键。真过量了。只有“喂喂喂、齐主任、喂喂”的叫声，听不出是谁，对方耐心解释了一阵，才算明白，觑一眼盯着自己的谢新，含含糊糊说他现在很忙，这事以后再讲吧，初来乍到，情况还没弄清楚，“既是化工设计院介绍来，好说的。”田仁民把酒杯伸过来，憋声憋气问：“该不是情人吧齐主任？”谢新说：“这个时候的齐主任，情人最多，想睡谁睡谁。”齐维益很惊讶，知识人谢工的粗话不含糊哩——忽有所悟，自己电话里谈的事，田谢二位其实都心里有数哦，要不怎会拿“情人”来开心？他脱口道：“那你们二位也是我的情人喽。”大伙笑，他解释，“西北大厦是化工设计院设计的，院里的副总介绍了一个桩基单位，想见见我，连着两天都找到办公室。”谢新正正经经说：“还会有很多的，你有一个桩基工



程，会有十个做桩基的单位找你，都像田老板这样，也像这个情人这样——让你齐主任耳朵起茧。这是行业特点，慢慢就会领教。”田仁民一脸憨态，严肃地附和着点头，说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市场经济嘛。齐维益想想便说了句过分得体的话：“不是先就跟你谢工说过了吗，初进这个行当，望多多指教。”场面气氛这样一弄，心里倒有了点说不出滋味的压力，此后它就一直存在着，很实在也很飘忽，抓捏不着又挥之不去——他有感觉，这些全与或煮或烤或炖的基围虾大龙虾乃至鸡腰什么的联系着。

美味恼人，便饭不便噢。

这天夜晚齐维益一共起来八趟，咋咋咋开灯关灯，哗哗哗冲厕所，硬胶底拖鞋叭哒叭哒地拍——重而促地拍进厕所，轻而缓地拍进卧室，弄得一家人也都跟过年似的睡不着。老婆披衣坐起，看着他满脸痛苦无奈地进出，“是不是受凉了？去医院看看吧。”父亲在隔壁含含糊糊咳出几个字来：“吃夹食了。”他脸热了下，亏得谁也没看见，很镇静地说：“昨天白天就觉得不对劲——你们睡你们睡，什么事也不会有。”跑第三趟人就开始发软，不想说话，只一个劲喝水。头不疼，酒是早醒了，说不定拉稀是解酒的，喝多少拉多少，想着就浑身无力地暗笑。又自嘲，不是自己的东西，终归得不到，存不住的。本计划七点起床，早餐后去“大厦办”上班，却直躺到快九点也懒懒的动不了。虽是心如明镜，无奈脑袋被睡意粘牢在枕头上，身子又瘪又软，像昨晚用来炖牛鞭的宽粉条。



齐维益四十七，明年就是本命年。年头生得不好，没过过什么像样的日子，三年自然灾害吃树叶，文化革命吃肉鱼要票，现在市场虽丰富，却又下了岗没有钞票来满足口味肚皮。若以享乐论，便是一生只饕餮昨晚这么一回，去死也不枉了——酒桌上真这么想过。当然，这念头只是火花一闪，毕竟不能太轻贱了自己，再平常的百姓，对生活，也是要不卑不亢才好——关于不卑不亢问题，小弟维亚有过特别说明：“哥今后你得有点当官意识，别老是一副当惯工人的萎缩状，摆点谱出来，至少是不卑不亢吧。得势欺人不好，欺负自己更坏啊。”又叮嘱说经济上别想一口吃个大胖子，免得弄个鸡飞蛋打，自己背时别人也倒霉。并强调，乙方给的钱一般不能要，当然吃喝可以例外，搞这行吃吃喝喝是少不了的。齐维益闷想：当工人有什么怯的？有什么不好的？不都是人？又觉得没底气，虽不悦，也还是没说出口。

小弟维亚大学毕业后先是去的南边，深圳珠海海南都干过，后来径投岳父门下，到了大西北。他岳父与父亲年轻时是朋友，刚解放在一起共过事，六十年代初就去西北了，几番起落当了政府要员，现虽离休赋闲，却仍是能在当地呵气成云的角色。而本分的父亲一生都寸步未离江洲市，在饮食服务行业当基层支部书记，一直干到退休。西北那位大人物，把女儿嫁给维亚，当然与故乡情结有关，另一方面，更因了是世交之故，也就是一个缘分。这缘分不但改变了维亚的生活与工作，现在也给身在江洲的齐维益带来了运道。



齐维益当知青返城后，一直在一家中型企业当维修工，八十年代末方走了点小运，借调到厂工会以工代干。但好景不长，约从前年开始工厂不行了，不得已从工会下岗，回家拿月薪一百二。妻子在储运公司当仓库保管，因曾是市级劳模，企业因年年亏损而裁人却没裁到她头上，一天七个半小时守那个饭碗，可以拿回工资二百九十一元三毛，比他强。老父单位也不行，退休金时有时无，要靠老职工的“拦街”这一手来解决。他不上街，在自家饭桌上说饿死也不上，职工们知道并理解他的党性和个性，也就真的没人来做工作——当然他饿不死，维益是孝子，自己不吃也要保老父的吃穿看病的。此外，齐龙上高中，读书长身体都要钱，生活的拮据可想而知。维亚不定期从西北给老父寄来补贴若干，但无论怎样也还是不富裕，齐维益只有上街摆修车摊，不时弄个二十三十不等，就还过得下去。别人都在做大生意，的士里上下饭店里进出，张嘴闭嘴是走私车、房地产、期货债券邮票股票，他不，觉得自己离那些东西很远，不敢有那份兴趣。修自行车就蛮好，很自由的职业。齐维益个子中等偏瘦，约一米七四，体重一百二欠一点，自然说不上派头，只是一双眼睛有几分神采，认真看人时，闪烁着一个聪明人才有的光泽。他是性情中人，一生散淡，薄名利，恶争斗，凡事不过分认真，要求不高，日子过得去就行，精神无羁绊便是上好。他常说，百姓就是百姓，除了平稳安康，还要什么？凭劳动，一日有三餐，睡觉安心，玩乐轻松，足矣，这都是小时候父亲灌输的，融进血里了。文革后恢复高考，他曾有



过“野心”，想去上海北京读大学，结果不知怎么，连考两届竟连普通大学也没考上；而备考期间找他补数学补语文的那些知青朋友却一个个振翅飞去。他听父亲的，认命，命里无时莫强求。可毕竟是打击，那一阵很迷老庄，心性愈见散淡，这种人生态度，不单只体现在一些习惯上，更体现在无意识里。

就说这谋生的车摊，并非日日必出，要看情绪与兴趣。某日想闲闲了，便悠悠忽忽睡个懒觉，起床把中饭做了，与父亲吃过，出门溜达到中山公园围墙外的棋摊那里，与人黑白混淆地乱杀一气；那三百六十个交叉点，才是能融解他性情的地方。下棋经常带点彩头，一盘下来，或十元或五块，再小有时也两三元，不等。他是棋圣，熟识的不找他下，除非授子两到三粒，故而一般也多是互有胜负。新来的不同，不知深浅，若找到他，前一二盘他必先作臭棋状，或抛出个昏招烂手，或露一个棋力不逮模样，放点水，让对方赢去十元八块。而后呢，便要装作不服气了，出言逗火，脸红脖子粗地要加码再来，而胜方自是踌躇满志觉得正中下怀，加上知情的围观者一闹，赌注便上到十元乃至二十三十上。这次当然是由颇感意外的来者掏钱——因了这“意外”，便会再杀，或许就要杀到日落西山……如是，一日下来总有数十元进项，那时他的喜悦便如皇上得了杨贵妃，心尖尖直颤。当然不是只迷棋，也爱书，文史哲及闲杂书都看，家里藏书不少，小半是祖父留下的，大半是自己历年购置的，约两千余册。读书也不为什么，跟棋一样，只为个嗜好，愉快随意打发时



光……他意识不到，也许正是这样那样的“愉快随意”害了自己一生，弄得年近半百了，还是个点酸味的穷小子。穷而且好书，这人就没了救。

维亚老说他：“哥你那么容易满足，时间全耗在故纸堆里，心计全放在虚拟的杀夺上，从不动点赚大钱的脑筋，可不可惜这一生啊？”逢到这时齐维益便只能笑，并不作答，由他说去。他也想干大家伙，一下搞它个八十八万，买车又买房，晚餐时时腆了肚皮、抓着大哥大在酒店门口的花架下大狗熊样地躁躅……到处是大生意人，到处是一出手便少说也能抓回五万六万的款爷，而自己五元六元地讨，实在说不出口啊。身边这个城市，恐怕连弱智人都在做发财梦了，他比弱智可是强多了吧，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且果然丝毫不为所动？不见可欲其心不乱，就是圣人，看大家都在发财，眼也要红一红的。不过他齐维益首先是明白人，知道“想”要有个分寸，否则烦恼会像野草一样蓬蓬勃勃在脑子里疯长，这点一向控制得很好。后来他以辩解来表示对小弟讥讽的不满：“发财要有本事，还要有机会。”

后来出现了一次机会，事情从此有了变化。

当年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西北某大机关斥资，和当地一家大型化工企业联合成立了西北高新化工产品营销总公司。成立之初，总公司就瞄准了南方市场，触角伸向各大中城市，并在江州市设立了江洲总营销处，开展国内外化工产品营销业务。稍后，总公司经营状况蒸蒸日上，决定扩大在江洲的投资，欲在市区中心地段盖一幢十八层综



合性大楼，作办公、商贸、娱乐用，拟名西北大厦——为此江洲总营销处在大牌子下挂出了“大厦办”，与原“经营办”并列。两个“办”分灶吃饭，总营销处主任管全盘，以大厦为主，副主任纪波分管经营，协管大厦。正主任是东北人，姓姚，跑地皮跑规划闹了近两年，似乎“差不太多了”，却因心脏病突发住院了，稍好后再不能胜任此工作，只有办内退回了长春老家。西北总公司方面物色新人选时，相中了在大机关工作的齐维亚，他老家在江州市，这似乎理所当然。机关一把手蒋佑直很年轻，他的仕途是十年前从齐维亚岳父的巴掌上开始的，因而真心感谢老头子，常说老头子改变了他的一生，对齐维亚特别关照。谈西北大厦的事，齐维亚猛一下就想到一生不得意的下岗大哥，便通过老爷子发了话：“江洲要盖大厦，总营销处的那个主任，就聘当地的齐维益做吧。”这没什么不可以，“大厦办”几个工作人员都还得力，又有副主任纪波做助手，让齐维益主管，天不会塌，原本就是单纯事，只要会管事能跑腿就行。当然，盖楼是肥缺，不能给外人，肥水不流外人田嘛；同时也须是清醒的正派人，若让一个浑人歪汉管，大吃回扣终日昏昏，楼盖歪了，机关这个一把手也别当了。果断的蒋佑直既原则且义气，同时还很谋略，把这事的利害得失想了一遍，就拍板了。

齐维亚越过秦岭南下，回到江洲的家里与大哥有一席长谈。

维亚说，下了岗的人，这也算是重新就业，一幢楼两年要干吧，拿着高薪，生活就不会愁了。维亚说，当甲方